

能够臨事不迷，得到真受用。其他各宗亦多類似精神。觀世音菩薩的香火而且特別興盛，其目的在於希望，但憑熱烈的信仰，即可遭逢到救災，救難的應化。道教也是這樣，道士的祈禳，符咒的貼誦，雖然流行，却不會聽見說有「參玄法席」和「修真之士」乃至「白日飛昇」的傳說。至於齋教，牠是由臨濟宗的末派分出，却很精修苦行，所持戒律也很精嚴；可是，這也不能說是那「厭世」，「遁世」的作風；這是所謂「否定的肯定」，還在希望得報於將來。

牠的教團組織却相當團結，所建廟宇也很不少。其次基督教，舊教聯係西班牙，新教聯係蘇格蘭和加拿大，各有他們的教團組織。他們布教的風氣是廣招信徒，實事求是，並不怎樣辯釋經義，「鉤玄探微」的。省人信徒輩，多是廣泛宣傳人類愛和有開通的世界常識。

其次，山地原始宗教，牠撇下了「拜物」，「多神」的古風，可是，推其究竟，也已經達到了敬信天地的（迫近一神）觀念。

儒家的義理，原來只有「脩身」的科條，和處世的明訓；又因為牠不具有宗教的儀式和戒律，不能把牠看做宗教，已經早有定論。這裏又把牠列附在宗教的末尾的理由，是因為要特舉牠的「敬天」，「崇祖」的二大精神，和本省人由這精神所受到的影響。這「敬天」，「崇祖」的熱誠，和其他宗教的信仰非常近似，而且在祭天拜祖的時候，牠的虔敬，莊嚴，也和宗教儀式相接近。這種精神已經變成了血和髓。

像這樣，臺灣省的宗教，就大體說來，和內地各處本來同出一脈，但爲了懸隔在海外多年，頗有牠的特殊發展。光復以來，和各地來往頻繁，將來牠一定會和全國的宗教，互相融會，共同演進，其發展前途是我們所企望不已的。

自荷蘭人占領臺灣以來，臺灣這名稱廣泛地流通着，在日本也漸廢了「高砂」的舊稱，但對臺灣這名稱的起原，至今尚無定說。（唯有故坪井九馬三博士謂「臺灣」是外國的意思）。

臺灣名稱考

李 原 品 著

一、臺灣與臺窩灣族 (Tayowan族)

Hughes)也意譯臺灣爲 Terraced bay (見於一八七四年的中國評論。)此等主張，皆爲「臺灣」這漢子的字義所迷。本來臺灣縣志 (地志卷二)等的著述者斷定臺灣名稱的開始是荷蘭考(岡田東寧氏著)等也從此。又休茲(Thomas

。其間，日本也有曹洞宗和臨濟宗來臺灣，雖然他們的廟宇也比較壯麗，他們的教團組織也較完密，他們的僧侶學識也比較高明，却祇能獲得彼國人的信仰。再看俗信方面，日本人

的狐仙祠的禱拜，以及他們的大本，天理等諸邪教，臺灣人是沒有一個去附和牠的，反北木柵的呂純陽廟(俗呼仙公廟)和廖添丁的墳墓，却時常有日本人的香燭。由此即可看出我民族精神的堅定和偉大。不消說，這完全受儒家精神薰育而長成的。那麼，這「敬天」、「崇祖」真可以說是我民族對於宗教的根本觀念了。

臺灣之有此名稱，是起於荷蘭人造築樓臺於海水濶入處的原故，如此牽強附會之說，早就存在，臺灣縣志也採用此說，註一、臺灣歷史

此有證可據，例如比荷蘭人築城早百數十年就有周嬰這個人，在其所著遠遊篇中的東蕃記，曾將「臺灣」寫為臺員兩個字，其發音完全相同。巡視臺灣御史張渭也證言：中國人最初知「臺灣」這名稱即來自這本東蕃記。此說似乎不錯。真的，「臺灣」的名稱，早在十五世紀就被人所知，絕不會在荷蘭人築城的十七世紀才開始的。

但我們頂要注意的是荷蘭人築城的時候，他們怎樣用比漢字更容易綴音的荷蘭字來表寫「臺灣」的發音。荷蘭人有時寫做 Taiwan 但大部分是寫為 Tayovan ; Tayan 或 Tyovan 的。那麼在西曆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荷蘭人築城的時候，很可能有一種聲音，介於「臺」與「灣」之間的，荷人即依這發音紀錄下來。

這裏有一個值得驚異的事實，在東臺灣秀姑巒溪流域的平埔族中，以大庄為中心，散在其附近的，有稱為臺灣（Tayovan）的一族。（昭和五年）（民國十九年）二月十六日，我去視察大庄公學校（國民學校的舊稱）的時候，會約來一個老蕃，請他細呼他們的族名的發音，不料竟完全符合荷蘭人所記的，在「臺灣」轉至「灣」的中間，加入一點餘音，精確的寫來，應為 Tayovan 或 Tayouan 。太巧合了

！我直感着：假如調查這臺窩灣族移動的徑路，也許可能知道為什麼荷蘭時代叫安平為 Tayovan 的理由吧。我想這就是決定臺灣名稱起原的一個關鍵。

二、臺窩灣族移動的徑路

大庄會有個博識的老蕃叫做刀連，可惜我去了大庄的時候，他已物故，未能見面。但在臺灣蕃政志（二九八頁，一九九頁）中，載有這老蕃的懷古談，或許是當時總督府事務署託故伊能嘉矩先生調查來的。書中謂：

在這可稱為臺窩灣族之根源地的大庄，有一個老蕃叫做刀連。年齡方六十八歲（民國前十四年即明治三十年調查）；他離開其本土（原生地）時，尚在母胎中。倘若他是至卑南的頭年出世的，則以他的年齡推算起來，其族初移到臺東（卑南），就在六十八年前了。（以明治三十年起算）他曾談起其族內部的情形

依照大庄公學校長今田嚴先生根據現存老蕃所說口傳而發表的談話：大庄的平埔族原來住在臺南的平原，屢受漢人的壓迫，因移居下淡水溪上游楠梓山溪及老濃溪附近的六龜里・老濃庄；是後又自嘉慶末年迄道光年間，不堪漢人下級官吏及移殖民的壓迫，遂逃來大庄。這二點傳承，均一致稱該族是從西海岸移住來的。所不同的，是前者稱鳳山為故鄉，後者則以臺南為原住地，又前者稱離開鳳山約在日本占領臺前六・七十年，後者謂由臺南經六龜里・老濃庄移居大庄，是在日本領臺前七八十年。這些說法，都是只述各自的經驗或同族口傳的記憶，所以不妨有點出入。又如年代有些參差，在無記錄法的他們，也是難怪的。最

北進入卑南。此時卑南有優勢的異族（即浦攸馬族），因寡不敵衆，居住了七年之後，又被迫退出卑南，繼續北進之後，始發見一個適於墾殖的荒原，這地方也先有異族阿眉（Ami）（即阿眉斯族）占居着。屢次與他們展開激烈的爭鬭，結果終於在此處造成部落，稱為大庄。

他又說，後來因耕作人手不足，乃遣人由里隸方面經勞隴（即臺南）赴鳳山的舊社，引率十二家同族同來，以後移住而來的人年年增加。

引我們注意的，是指其故鄉在鳳山與臺南。因此，我們就需要再進一步，調查鳳山與臺南了。

更使我們自信的，是在鳳山臺南等地都能發見臺灣庄即大灣庄的部落名。在伊能嘉矩先生的臺灣文化志（上卷八三頁）中也有如左的憑據：

在現在臺南城的東郊長興里有大灣庄。

該里早在荷蘭人鄭氏時代，就屬漢民拓殖的區域，鄭氏設立的長康里，實為其前身。又在鳳山舊城的東郊半屏里也有大灣庄，該里亦以鄭氏時代的開屯區域知名於世。此等大灣庄的名稱，與臺灣二字發音相同，只是字有差異而已，總之 Taioan 這地名，可視為附鹿於漢民聚集的部落的一種古稱。

臺南東郊的大灣庄及鳳山舊城東郊的大灣庄，應該推定是太庄臺灣族的原住地。而大庄一名，也許其中會有一「灣」字的聲音，後來不知怎樣，竟又漏掉了。

伊能先生認為大灣庄是漢民開墾的地方，我却不然，當視為漢人開墾以前，早就為臺灣族占據，以此成為部落名，這看法才比較妥當。伊能先生又認「大」或「臺」等字是尊稱，漢人的聚落受土蕃尊敬，所以其部落竟被稱為「大灣」或「臺灣」；施來亞族 (Siraiya)

以「臺安」稱漢人，却反被漢人轉訛來叫土番。他這解說似乎很不自然。

「臺灣」可以就是「臺窩灣」，蓋為原始族的土稱。我們的考證，既然追溯至鳳山，又尋跡到臺南，則需要再考究其以前的發祥地究竟在何處。關於這點，臺灣族本身也早已忘掉了。對於並無文字記錄的他們，我們雖然不能因此加以苛責，但如能從地下叫起他們更古的祖先來講昔時所發生過的事情，萬事當會更加明瞭。其本源的發祥地應該推斷就在荷人築城的故地。例如荷蘭人抄寫的 Tyoquan ; Tayoan 或 Tayowan 等發音，與現在大庄臺灣族自然的發音完全符合，這不是大好的證明是什麼？

因此，我們必須就最初荷蘭人築城的地名，先加以究明。

荷蘭人的熱蘭遮城 (Zeeelandia) 是築於現在的安平。當時不過是一無名的沙島，所以才從其鄰近部落臺灣取名。此沙島的北邊(隔熱蘭遮水道)另有一沙島，是漢人所稱的北線尾 (荷蘭人稱為巴克仙波伊)，再北又是著名的鹿耳門水道。這鹿耳門時來是海灣的咽喉部，又是船舶的出入處，貨物吞吐的主要地點。

日本人在這北線尾築屋居住，這事實也載於林謙光 (臺灣府學最初的教授) 的臺灣紀略 (Formosa) 航走，中午頃在臺灣港北方約二海哩左右的地方靠近島嶼，向該港駛進，稱北線尾這沙島為臺灣，其範圍或許較大，這書成於荷蘭人着手築城後六十五年) 中，謂

「日本番來此搭寮經商」云。究竟為什麼要定這地方來居住呢？那是為了要向原始族收買鹿皮和蔗糖，同時又要買進中國來的絹絲。我們可以推定：那個原始族的部落名，同時就是這島名，即為臺灣。